

《江门九篇》之九

赤溪向海

尹继红

赤溪向海，每天清晨海上的日出会给赤溪披上一件橙红色的薄纱，温柔地浮动。这时候曹峰山起伏的山峦之间，有一缕缕的云雾飘来荡去。有许多人早早地下去田，也有不少人早早地去赶海，田野和沙滩上都闪烁着丰收的光亮。他们戴着尖尖的斗笠，晨雾系在他们的腰间。我约了朋友来这里看白海豚。听说这美丽的海精灵最是依恋着赤溪的海波和帆影，就像音符依恋着五线谱。

赤溪是江门台山的一个偏远小镇，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半岛。半岛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山体叫曹峰山，阻隔来往的人们。赤溪半岛也包括散落在半岛周围的一些小岛，这些小岛很有意思的名字，譬如上川岛、下川岛、三杯酒岛、古舟岛、荷包岛等等。这些小岛里面有一座叫大襟岛，这座岛上有着层次和色彩都很丰富的奇石。当年岛上还有一座麻风医院。我曾经跟随医院的院长坐着快艇上岛去探望那些凄苦的病人，还见到了几位在医院做了十几年义工的印度修女。在这座孤独的荒岛上，我感受到了人性的冷和暖。

被选中设立麻风医院的地方，必是极其偏僻的所在，这也是人性的冷和暖。据说，在电厂建设之前，没有铜鼓隧道，从台城到赤溪要翻山越岭走上一整天，那里就是台山的“天涯海角”，一年到头也难得见到几个外来的人。1995年，为了建电厂，铜鼓隧道通车了，到台城只需要一个多小时。建这座电厂，搬迁了不少赤溪人。他们统一规划建了

新村，都是三四层的小洋楼。我去看过他们的新村，大家都很满意，说是祖辈们把苦都吃完了，轮到自已来享福了。随后也来了很多讲普通话的人云集在这里盖房子、架机器。电厂很大，厂区内得坐摆渡车，还有很漂亮的酒店和恒温泳池。电厂的落户，让赤溪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。

火电厂建起来没多久，很快又听说赤溪的铜鼓又要建核电站了。这间核电站是2007年中法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的国际合作项目，很引人关注。从火电厂沿着海边，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核电站。在那片向海的山窝窝里，也有好多讲普通话的、讲外国话的人每天都在那里忙碌着。赤溪本地人很少去核电站所在的山窝窝里看过，但是他们都知道，这也是一件牛不得了的大事。

赤溪本地人不讲普通话，他们讲客家话。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。他们怎么来到这向海的山窝窝里？他们自己不太愿意讲，因为历史很辛酸。赤溪的客家人最早是康熙年间从粤东粤北迁来此地垦荒的。但是咸丰、道光年间江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“土客械斗”，先后持续了十多年，死伤无数。赤溪的客家人也被迫卷入其中。我的朋友林金水是赤溪人，他退休后专门考证了这一段历史。他说在咸丰年间的“土客械斗”中，赤溪人几乎遭受灭顶之灾：“那时候，赤溪的客家人被污蔑为“洪兵余孽”，遭到官府的兵和原住民的乡绅武装天天围剿追杀。”

如今的年轻人大多已经不知道，就因为“土客械斗”，赤溪于清同治年间单独设为赤溪厅，民国时期又设为赤溪县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新并入台山县。民国时期，赤溪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斗之中。据《赤溪县志》记载，1916年，赤溪县有8万人，到新中国成立前，只剩下1.6万人。赤溪人在家园的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，往往选择扬帆出海，奔走他乡。有下南洋的、有闯金山的、有去南美的、有奔澳洲的……家园虽亲，但是真的难活。

我在翻阅新宁铁路的资料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孙中山先生签发新宁铁路的总设计师陈宜禧的一份《大元帅令》：派陈宜禧为筹办铜鼓商埠委员。落款日期为：民国十三年九月六日。铜鼓就是赤溪沿海一带的所在。陈宜禧做梦都想将他的新宁铁路修到铜鼓。伟人们的规划可以引领我们许多的假设或遐想：若是赤溪有了铁路连接台城、连接江门，若是赤溪成了商埠，商船连接香港、连接澳门，这荒芜半岛上的人们还会有民国时期背井离乡的大逃亡吗？我不知道陈宜禧临终前有没有再度登上这陡峭的曹峰山望洋长叹，但是历史的伤痛却如浪花下的礁石痕迹斑斑。

这天到近午时分，赤溪海边的天空还有些灰蒙蒙。远处的浪花线也看不清。我们带上录像机、航拍机开始登舟，但是对于能否看到美丽的白海豚，心里还是没底的。船近大襟岛的时候，天空忽然飘来了一重重乌云，铺天盖地的。紧接

着，暴雨就来了，近在咫尺的大襟岛也被吞没在雨幕之中。我们连忙躲进船舱里避雨，心里在诅咒着这该死的天气。恰在这时，乌云又像被风神一把收去了，天空刹那间换上了蔚蓝，海面上顿时阳光闪亮。船老大说：“你们有福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我们面前的海面上跃起了一道银色的弧线，紧接着，又是一道，还有粉红色的。没错，是白海豚，这大海的精灵。它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，在这四季渔歌里旋转、舞蹈，像快乐的王子和公主……白海豚恋上赤溪的海面似乎是近20多年的事情，我喜欢它们的到来。赤溪也应是喜欢它们的到来，这里不能只有逃离，更应有到来。

这时，我们的船追随着白海豚来到了黄茅海的海面上。在那片辽阔的海面上，在明丽的阳光下，我们看到了五座矗立在海中央的高塔直插云霄。那是黄茅海大桥的主塔。在主塔的下部，有成百上千的工人正在紧张施工。2024年，这座全长31公里，连接台山赤溪和珠海高栏港之间的大桥将要全线通车。是的，2024年，农历甲辰年，千百年在这里默默荒凉的赤溪将真正进入粤港澳跨海大桥时代。能源重镇、大桥时代、湾区风口、直达港澳……这似乎已经不是陈宜禧的铜鼓商埠梦所能承载了。然而，当黄茅海大桥上第一台车奔驰而过的时候，我祈祷，也相信，会有许多人和我一样，想起当年那些逃离赤溪的人，想起那个一心要将铁路修到铜鼓的人。

文艺谈

一味粤菜 一味乡愁

——读《粤菜记》有感

梁荣

年少时读书囫圇吞枣，翻翻下来，最快也要一个星期；参加工作那会儿，读书像品味美食一样，慢慢品，慢慢阅，一本最快一个月，最慢要半年；现在看书，没有拿手机那般勤快，看完一本书，最快要两三个月，慢则一年半载。但不承想，从拿到《粤菜记》到看完，不用3天时间——这可能是我读得最快的一本书。

或许这本书是与吃有关吧，像我这样的吃货，当然是一睹为快；或许是在广东生活有13年之多，想带着粤味回去炫耀吧；又或许是近来常常半夜醒来就无法入眠，打发时间用的……其实，《粤菜记》不是一本纯粤菜的书，里面有典故，有友情，有亲情，有浓郁的人间烟火味，甚至有身在异乡的淡淡乡愁。因此，在翻阅这么一本有味道的书时，我怎能怠慢它呢？

在诉说本书开篇《烧味和腊味》时，作者并不急于写粤味，而是回忆他上小学那会儿，一放暑假就逃难似的跑到县城的外婆家去，只因外公一下班回来，手上总提着一袋子喷香的卤味，那些家乡的酱牛肉、烧鸡、卤猪耳、卤猪蹄……由此铺开，然后慢慢把粤菜引入进来。多么有味道的开篇——开头一句“一个人的口味看似平常，其实颇有些神秘，既与生活的地域有关，又与成长的经历有关，珍藏着我们喜爱的记忆，饱含着我们对往日的深情”，这不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味道不仅有粤菜，还有那人间最抚凡人心的烟火。

在写移居广东后，虽对广式腊肠喜欢有加，但仍念念不忘在贵阳工作时的烟熏腊肠。以至于贵阳的朋友每次来探望都会捎上几串烟熏腊肠，作者会开心得像个孩子，这味道里不正珍藏了味道之外的东西——友情。

写客家咸香鸡时，那个客家妹翻山越岭只为吃到外婆做的咸香鸡。当读到“下午三四点，腿脚不便的外婆伫立在村口目送客家妹回家，外婆见不到隐于茂密林荫里的外孙女，着急提高声调地喊着外孙女的乳名……”时，我的心为之颤，一时间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外婆，看到了那个吃到咸香鸡后的客家妹正蹦蹦跳跳地在林间穿梭，仿佛听到了客家妹百灵鸟一般的回应声，又仿佛看到外婆得到回应后舒心一笑的放心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了我的奶奶，奶奶那如弯弓的身影。

小学三年级时，我要到离家几十里的大墩村小学读书，便在那时开始寄宿在学校。每个星期一的早上，奶奶总是不放心地送我出村口。送到村口，奶奶就站在梯田的那头，那山上的梯田，弯弯曲曲盘绕在连绵起伏的山脉上。每当我消失在隐于山谷里的梯田，迟迟不现身，奶奶就开始着急地喊道：“荣！你没摔倒吧？怎么还不见出来啊？”当我大声地告诉奶奶没事时，仿佛听到她宽心的笑声，当我快步走出山谷，回头望奶奶，看到她拄着拐杖，脸上露出太阳一般的笑容，朝我挥手，喊道：“快去，快去学校，别迟到了！”那时，贪玩的我，只觉得奶奶好唠叨，好烦人。但，奶奶离开我们后，每每走到梯田的那头，忍不住回头望望这头，看看空空的田头，心莫名地酸痛，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

“对于一般的食物，贪吃那叫馋，而对于故乡的食物，贪吃便是一种深情。”这是作者在《美食深处是故乡》一文中的感触。确实如此，对于食物，总有一种情感在味道里酝酿：它会在我客居广东，吃到那《清风明月一窝笋》时，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妈妈熬的那锅南瓜粥，清甜可口，鲜美无比；它会在我客居广东，吃到那《米饭也能饿死人》的煲仔饭时，味觉里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烧竹筒饭的味道；它会在我客居广东，吃到那《菌笋本是清虚物》里的笋味时，那故乡的春天，那春天的笋子，那父亲用烟熏腊肉爆炒春笋的味道溢满了嘴角……这是多么美的味道，这是多么有共情的《粤菜记》，这是多么深的情怀啊！

客居广东13年多，从一开始不习惯没有辣的粤味，到慢慢接受纯粹的粤味。而今，我已喜欢上了清而不淡，鲜而不俗，嫩而不生，油而不膩的粤味。再读《粤菜记》，味道更丰富了，感触也更深了，乡愁就更多了。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

《跨越》郭永乐 摄

诗歌

麦田

黄宇辉

麦秆在空中
高举着麦穗
麦粒日渐饱满
阳光
送来远道而来的温暖
夏风
掀起阵阵麦浪
小鸟
被初露的麦芒
刺得喳喳直叫
只有土地
始终沉默不语
护佑着麦穗从青到黄
村庄的上空
弥漫出沁人的麦香

生活物语

陈海权

时光荏苒，犹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已到小满时节。这个节气，似乎总带着几分诗意与无尽的憧憬。古人曰：“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，虽未到达满盈之境，却正是万物生长、生机勃勃的美好时光。

此时，南方的田野里，秧苗已经长得绿油油的，宛如翡翠般镶嵌在大地上，微风拂过，稻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那稻香，是大地芬芳，是农夫的汗水，也是生活的希望。农人们或弯腰除草，或抬头望远，脸上洋溢着

满足与期待。

而在遥远的北方，小麦已经抽穗扬花，金色的麦浪在阳光下翻滚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麦穗低垂，仿佛在向大地母亲致敬，又似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垄头麦穗，迎风而立，笑着落红，尽显生命的顽强与美丽。

小满过后，枇杷与杨梅相继成熟。这些果实，美味可口，是农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晶。人们品尝着这些美味的水果，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和生命的喜悦。清代王泰偕的诗句“枇杷黄后杨梅紫，正是农家小满天”，正是对这一景象的生动诠释。

唐代元稹则以细腻的笔触侧重描绘了小满时节的天气和物候变化。“小满气全时，如何靡草衰。田家私黍稷，方伯问蚕丝。杳麦修镰彩，棚覆竖棘篱。向来苦菜，独秀又何为？”他观察到了靡草的衰败和黍稷的丰收，以此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

的赞美。

而在小满的夜晚，月华如水，花香袭人。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”我尝试着掬起一捧凉水，那轮明月便仿佛落在我的掌心之中。我轻轻摆弄着身边的花朵，那淡淡的香气便萦绕在我的衣袖之间。这一刻，我仿佛置身于古人的诗意之中，与他们一同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。

小满未满，万物可期。它们正在积蓄力量，等待着未来的绽放。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，虽然还未到达顶峰，但充满了无限的机遇和可能。让我们怀揣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赞美，去迎接未来的每一个小满。因为，每一个小满，都蕴含着大自然的智慧与生命的韵律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、深深珍藏。

小满未满，万物可期

沿着成长的方向

谓头头是道，甚至尝试到获奖的滋味。我们还让她接触艺术，学习音乐，分享新会非遗文化和优秀读本，也带着她到电影院感受了观影的乐趣。“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”，《汪汪队》的口号给她传达着鼓励与勇气；宫崎骏的电影及其歌曲，为她打开了世界顶级动漫的窗口；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，在她稚气的心灵种下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种子；家庭音乐的潜移默化，让她得到了钢琴老师“节奏感非常好”的表扬。诚然，放眼身边的同龄人，女儿缺点不少，只能算是非常普通的一位，但只要能从生活点滴里找到心之所爱，在成长中活出真我，又何尝不是难得乃至宝贵的呢？

这时，屏幕播出了班里各位孩子的“小学寄语”，包括女儿在内的多数都表示“感到开心”“感到兴奋”，也有的尽显童言无忌，直说“感到担心”，担心完成不了作业，担心

同学不跟自己玩等等，惹得家长们忍不住窃窃偷笑。林老师让孩子们依次说出将要入读的小学，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，学校名字脱口而出，似乎去哪里上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女儿自然也不落后，干脆利落的语气透露着她对自己所要入读小学的喜悦。

女儿喜欢阅读，“21天阅读挑战”之类的活动自然不会放过，每晚的睡前故事几乎也成了“固定选项”。正所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学习离不开课堂，更需要走出家门看世界，外出旅行正是能让她感到兴奋万分之事。记得去年春节过后，我们带着女儿自驾经过潮州到达厦门，海鲜砂锅粥的美味与海天一色的辽阔至今仍徘徊在味蕾与思绪中。夏秋时节，我们又一路向西两次踏足广西，甚至从宁明出发直抵国境边界，目光穿过铁栅栏所及之处，数位越南人士或坐或站，

面朝这块也许已非常眼熟却似乎咫尺天涯的异国他乡。旅行中，我们不只一睹名胜风光，更重要的是得以遇见更多形形色色的人。萍水相逢的人，闲谈间说不定哪句话就会触及心底柔软的部分；陌生人的善意，也常常不经意间流露着世间的温情。

以图文感知生活，用脚步丈量世界，三年间，我们与女儿一起沿着成长的方向前行，感受躯体、身份和心灵的转变。是的，自从上了大班，女儿就知道小学离自己已经不再遥远；每天看着母亲隆起的肚子，用手感受来自肚皮里面划过的力量，“姐姐”的担当也在她的一对小肩膀上留下印痕。

家长会后没多久，妹妹呱呱坠地，宣告着家庭新成员的来到，也宣告着我们迎来了新喜悦和新挑战。我知道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成长之路，我们毅然向前，一如既往。再高的山，一起攀，再大的雨，一起挡。

岁月无声

杨肖坤

亲子共读，手偶故事，家长会……不知是否将要迎来毕业季的缘故，这个春末夏初时分，女儿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接踵而来，将三年的学习时光推向高潮。

家长会上，班主任林老师播放着孩子们身穿“博士服”的毕业照，快乐和对光明飞逝的感叹不由得同时涌上心头。想当年带着女儿报名入学，如今转眼看着她踏入幼儿园的最后阶段。这三年，女儿长高了，懂事了，也有了自己的想法。画中的线条要怎么勾勒，颜色如何搭配，她自有一套；字写得不满意，坚持擦掉重来；拿起手机，照片拍得可